

无障碍阅读
珍·藏·版



鲁迅◎著

鲁迅文集

杂文卷二下

中国商业出版社

杂文卷一下

鲁迅文集

鲁迅◎著

无障碍阅读
珍·藏版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文集·杂文卷:全2册 / 鲁迅著.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044 - 9129 - 9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鲁迅著作—选集②鲁迅
杂文—杂文集 IV. ①I210.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4613 号

责任编辑:姜丽君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 - 63180647 www.c-cbook.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 1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 * *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58 印张 740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79.60 元(全二册)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目 录

南腔北调集

题记	3
我们不再受骗了	5
论“第三种人”	7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0
《自选集》自序	12
祝中俄文字之交	14
听说梦	17
论“赴难”和“逃难”	19
谁的矛盾	21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23
谈金圣叹	26
又论“第三种人”	28
“蜜蜂”与“蜜”	31
经验	32
谚语	34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36
沙	37
祝《涛声》	38
上海的少女	40
上海的儿童	41
“论语一年”	42
小品文的危机	45
漫与	47
世故三昧	49
谣言世家	51
关于妇女解放	53
论翻印木刻	55
作文秘诀	57

伪自由书

前记	63
观斗	65
逃的辩护	66
崇实	67
电的利弊	68
航空救国三愿	69
赌咒	70
颂萧	71
【又招恼了大主笔】:	72
【也不佩服大主笔】:	73
对于战争的祈祷	74
从讽刺到幽默	76
从幽默到正经	77
文学上的折扣	78
“光明所到……”	79
止哭文学	81
【备考】:	82
【硬要用辣椒止哭】:	82
【但到底是不行的】:	83
“人话”	85
文人无文	87
【备考】:	88
【乘凉】:	88
推背图	90
《杀错了人》异议	91
【备考】:	92
中国人的生命圈	93
“以夷制夷”	94
【跳踉】:	95
【摇摆】:	96
【只要几句】:	97
言论自由的界限	98
文章与题目	99

新药	100
“多难之月”	101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102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103
王化	105
天上地下	106
保留	107
再谈保留	109
“有名无实”的反驳	110
不求甚解	111

准风月谈

前记	115
推	117
二丑艺术	118
偶成	119
谈蝙蝠	120
“吃白相饭”	121
华德保粹优劣论	122
华德焚书异同论	124
我谈“堕民”	126
序的解放	128
智识过剩	130
诗和预言	131
“推”的余谈	132
查旧帐	133
中国的奇想	135
豪语的折扣	137
踢	139
“中国文坛的悲观”	141
“揩油”	142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143
爬和撞	144
帮闲法发隐	146
登龙术拾遗	147
由聋而哑	149

新秋杂识(二)	151
男人的进化	153
同意和解释	155
电影的教训	157
礼	159
打听印象	160
吃教	162
禁用和自造	163
重三感旧	164
“感旧”以后(上)	166
【备考】:	167
“感旧”以后(下)	169
黄祸	171
冲	172
“滑稽”例解	173
外国也有	175
扑空	177
【备考】:	178
《扑空》正误	179
突围	180
野兽训练法	182
反刍	183
归厚	184
难得糊涂	185
古书中寻活字汇	186
“商定”文豪	187
青年与老子	188

花边文学	
序言	191
未来的光荣	193
女人未必多说谎	194
批评家的批评家	195
漫骂	196
《如此广州》读后感	197
运命	198

· 大小骗	199
· “小童挡驾”	200
· 古人并不纯厚	201
· 法会和歌剧	202
· 洋服的没落	203
· 朋友	205
· 小品文的生机	206
· 刀“式”辩	207
· 化名新法	208
· 一思而行	209
· 推己及人	210
· 偶感	211
· 谁在没落	212
· 倒提	213
· 【附录】:	214
· “此生或彼生”	216
· 正是时候	217
· “彻底”的底子	218
· 知了世界	219
· 算账	220
· 水性	221
·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222
· 【附录】:	223
· 康伯度答文公直	224
·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225
· 做文章	227
· 趋时和复古	228
· 安贫乐道法	230
· 奇怪(二)	232
· 迎神和咬人	233
· “大雪纷飞”	235
· “莎士比亚”	236
· 商贾的批评	238
· 考场三丑	240
· 又是“莎士比亚”	241
· 奇怪(三)	242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244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245
骂杀与捧杀	246
且介亭杂文	
序言	249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250
论“旧形式的采用”	254
连环图画琐谈	256
儒术	257
拿来主义	260
隔膜	262
难行和不信	264
门外文谈	265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276
中国语文的新生	278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80
“以眼还眼”	281
说“面子”	284
脸谱臆测	286
论俗人应避雅人	288
序言	293
漫谈“漫画”	294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296
非有复译不可	307
从“别字”说开去	309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312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314
“文人相轻”	317
“京派”和“海派”	318
什么是“讽刺”	321
论“人言可畏”	323
文坛三户	325
从帮忙到扯淡	327
“题未定”草	328
四论“文人相轻”	333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335
“题未定”草	337
论毛笔之类	340
逃名	342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344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346
杂谈小品文	348
“题未定”草	350
论新文字	359
写于深夜里	363
三月的租界	370
《出关》的“关”	372
难答的问题	375
登错的文章	376
“立此存照”(三)	377
“立此存照”(五)	380
“立此存照”(七)	381
 集外集	
序言	385
“说不出”	387
烽话五则	388
“音乐”?	389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390
杂语	391
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392
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394
流言和谎话	396
《穷人》小引	398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401
选本	405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409
又是“古已有之”	410
诗歌之敌	411
聊答“……”	414
偏见的经验	414

报《奇哉所谓……》	416
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	417
一个“罪犯”的自述	420
老调子已经唱完	421
文艺的大众化	426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427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	429
随感录	430
寸铁	431
“生降死不降”	432
文学救国法	433
《绛洞花主》小引	434
新的世故	435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440
关于知识阶级	442
辩“文人无行”	446
做“杂文”也不易	447
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449
“骗月亮”	450
“某”字的第四义	451
“有不为斋”	452
两种“黄帝子孙”	453

南腔北调集

题 记

一两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像不在这里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我也没有被赦免。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语丝》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即使在电影上，不也有时看得见黑奴怒形于色的时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着皮鞭的走过来，便赶紧低下头去么？我也毫不强横。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邻近有几家放鞭炮，原来一过夜，就要“天增岁月人增寿”了。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①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过一本《伪自由书》，如果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于是自己觉得笑了一笑。这笑，是有些恶意的，因为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编副刊，一位喽啰儿^②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H. L. Mencken)^③相像，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每年出一本书就会像每年也出一本书的门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传授似的。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牵连白璧德，是据说小人的造谣；不过门肯却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虽出自徒孙之口，骨子里却还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头一拨，君子就翻一个筋斗，我觉得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不过这是小事情。举其大者，则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写的《“非所计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恶梦，胡里胡涂，不久就整两年。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倘不重温这些杂感，连我自己做过短评的人，也毫不记得了。一年要

^① 《五讲三嘘集》：此说出自鲁迅《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一文。最终未能编成。

^② 一位喽啰儿：指梅僧。

^③ 门肯(H. L. Mencken, 1880 - 1956)：又译曼肯、孟肯，美国文艺批评家、散文家。崇尚自由主义，反对学院绅士的“传统标准”，曾遭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攻击。

出一本书，确也可以使学者们摇头的，然而只有这一本，虽然浅薄，却还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jí，急迫地；qì，屡次〕，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罢。

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面；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曾经登载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头》^①，《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等，当时是大抵用了别的笔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没有发表过。

此稿系孙少川先生所写，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之夜，于上海寓斋记。

^① 《十字街头》：“左联”刊物之一，鲁迅、冯雪峰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次年一月遭禁，仅出三期。

我们不再受骗了

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①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莫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②，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K. Umansky)^③说，一九一九年中，在莫斯科的展览会就有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Neue Kunst in Russland”），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

新近我看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一睁开眼，就露出恶鬼的本相来的，——它要去惩办了。

它一面去惩办，一面来诳骗。正义，人道，公理之类的话，又要满天飞舞了。但我们记得，欧洲大战时候，飞舞过一回的，骗得我们的许多苦工，到前线去替它们死，接着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园里竖了一块无耻的“公理战胜”

① 实业党：苏联在一九三〇年被破获的反革命集团。

② 绥甫林娜(Л. Н. Сейфуллина, 1889 – 1954)，今译谢芙琳娜，苏联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肥料》、《维丽尼雅》等。唆罗诃夫(М. А. Шолохов, 1905 – 1984)，今译萧洛霍夫，苏联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等。

③ 乌曼斯基(К. Уманский)：当时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的新闻司司长。

的牌坊(但后来又改掉了)。现在怎样?“公理”在那里?这事还不过十六年,我们记得的。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yōng jū,毒疮),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zhuó,造谣毁谤),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不消说,排长串是一时难免的,但到底会快起来。

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着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

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二卷第二期。